

唐代叢書



幻戲志

唐 蔣防撰

殷七七

殷七七名天祥，又名道筌，嘗自稱七七，俗多呼之不知何所人，亦不測其年壽，面光白若四十許人，到處遊行，姓名不定，曾于涇州賣藥，時靈臺蕃漢疫癘俱甚，得藥者入口卽愈，皆謂之神聖，得錢卻施于人，周宝旧識之，于長安尋爲涇原節度，延而禮之，及移鎮浙西，數年後七七忽到，復賣藥，寶驚喜，召之師，敬益甚，每日醉歌曰

琴彈碧玉調藥鍊白朱砂解醞頃刻酒能開非時花
試之悉有驗鶴林寺杜鵑高文餘每春末花爛熳寺僧
相傳言貞元中有外國僧自天台來孟中以藥養其根
來種之自後構飾花院鑲閉時或窺見三女子紅裳豔
麗共遊樹下人有輒採花折枝者必爲所崇俗傳女子
花神也是以人共寶惜繁盛異于常花其花欲開探報
分數節使賓僚官屬繼日賞翫其後一城士女四方之
人無不載酒樂遊連春入夏自旦及昏閭里之間殆于
業寶一日謂七七曰鶴林之花天下奇絕嘗聞能開

非時花此花可開否七七曰可也寶曰今重九將近能
副此日乎七七乃前一日往鶴林宿焉中夜女子來謂
七七曰道者欲開此花邪七七乃問女子何人女子曰
妾爲上玄所命下司此花然此花在人間已逾百年非
久卽歸闈苑去今與道者共聞之于是女子瞥然不見
來日晨起寺僧忽訝花漸拆葺及九日爛熳如春乃以
聞寶與一城士庶驚異之遊賞復如春間數日花俄不
見亦無落花在地後鶴林犯兵火焚寺樹失根株信丹
闈苑矣七七偶到官僚家適值賓會次主賓趨迎有佐

酒侶優甚輕侮之七七乃白主人欲以二栗爲令可乎
咸喜謂必有戲術資于歡笑乃以栗巡行接者皆聞異
香驚歎唯佐酒笑七七者二人作石綴于鼻掣拽不落
但言穢氣不可堪二人共起狂舞花鈿委地相次悲啼
粉黛交下及優伶輩一時起舞鼓樂皆自作声頗合節
奏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笑皆絕倒久之主人祈謝
于七七有頃石自鼻落復爲栗嗅之異香及花鈿粉黛
悉如舊畧無所損又酌水爲酒削木爲脯使人退行指
船卽駐呼鳥自墜唾魚卽活撮土畫地狀山川形勢折

茅聚蟻變成城市人有曾經行處見之歷歷督似但少
狹耳凡諸術不可勝紀

陳復休

陳復休者號陳七子貞元中來褒城畊晨樵採與常無
異如五十許人多變化之術褒少年多設酒食以求學
復休約之曰我出西郊行及我者授以術復休徐行羣
少年奔走追之終不能及遂止常狂醉市中褒帥李讜
怒繫于獄中忽不食而死尋卽臭爛虫蛆流出旋還家
復在市中讜始加禮異爲築室于褒城江之南岸遺與

其多畧無受者昌明令胡倣常師事之將赴任留錢五
千爲復休市酒笑而不取曰吾金玉甚多恨不能用耳
以鋤授倣使之斲地不二三寸金玉錢貨隨斲而出曰
人間之物固若是矣但世人賦分有定不合多取若吾
用之豈有限約乎倣之昌明復休祖之干仙流江上指
砂中令倣取酒器倣攫砂數寸得器皿五六事飲酒畢
復理砂中又戲曰吾于砂中嘗藏菓子今亦應在又令
取之皆得蜀相燕公高駢使人致書至褒城延召復休
同日離褒城使人經旬方達復休當日已至成都而又

有一復休與使者偕行未嘗相捨燕公詰于使者益竒待之常于巴南太守筵中爲酒妓所侮復休笑視其面須臾妓者髯長數尺泣訴于守爲祈謝復休呪酒一杯使飲之良久如舊

馬自然

馬湘字自然杭州鹽官人也嘗醉于湖州墜雪溪經日方出衣不沾濕坐于水上言曰適爲項羽相召飲酒大醉酒氣猶衝人狀若風狂路人多隨看之又時復以拳入鼻及出拳鼻如故又指溪水令逆流食頃指柳樹令

隨溪水來去指橋令斷復續後遊常州會唐宰相馬植
謫官量移常州刺史素聞湘名乃邀相見問曰幸與道
兄同姓欲爲兄弟冀師道術可乎湘曰相公何望植曰
扶風湘曰相公扶風馬湘則風馬牛但且相知無徵同
姓也植留之郡齋益敬之或飲食次植請見小術乃干
席上以瓦器盛土種瓜須臾引蔓生花結寔取食衆賓
皆稱香美異于常瓜又干遍身及襪上摸錢所出錢不
知多少投井中呼之一一飛出人有收取頃之復失又
植言比城中鼠極多湘書一符令人貼南壁下以筯擊

亡長并鼠成羣而來就待下俯伏湘乃呼一大者近堦
前曰汝微物何得穿牆穴屋晝夜擾于相公且未盡殺
宜便相率離此大鼠乃迴羣鼠堦前若叩頭謝罪遂作
隊莫知其數出城門去自後城內絕鼠後與弟子王知
微王延叟南遊越州方春見一家好菘菜求之不能得
仍聞惡言命延叟取紙畫一白鷺以水噴之飛入菜畦
中啄菜其主趕起又飛下再三又畫一獮子走趕捉白
鷺共踐其菜一時碎盡其主見道士嘻笑遂來哀乞湘
曰非求菜也故相戲耳于是呼鷺及犬皆飛走投入湘

懷中視菜如故、悉無所損、又南遊霍桐山、入長溪縣界、
夜投旅舍、宿舍少而行旅已多、主人戲言無宿處、道士
能壁上睡、卽相容、已逼日暮、知微延叟切于止宿、湘曰、
爾但于俗旅中睡、而湘躍身梁上、以一腳掛梁、倒睡、適
主人夜起、燭光照見、大驚異、湘曰、梁上猶能壁、上何難、
俄而入壁、久之不出、主人拜謝、移知微延叟入家內、淨
處安宿、及旦、主人留連、忽失所在、知微延叟前行數里、
尋求、已在路傍、自霍桐迴永康縣東、天寶觀、駐泊觀有
大枯松、湘指之曰、此松已三于于年、卽化爲石、自後松

果化爲石或人有疾告者湘無藥但以竹拄杖打痛處
腹內及身上百病以竹杖指之口吹杖頭如雷鳴便愈
有患腰腳馳曲拄杖而來者亦以竹拄杖打之令放拄
杖應手便伸展所遊行處或宮觀巖洞多題詩句登杭
州秦望山詩曰太乙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變人心九
天日月移朝暮萬里白川換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嶠雨
添嵐氣沒高林秦皇謾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

葉法善

葉法善字道元居處州年七歲溺于江中三年不還父

母問其故曰青童引我飲以雲漿故少留耳弱冠入居
卯酉山其門近山巨石當路每環迴爲徑以避之師投
符起石須臾飛去路乃平坦衆共驚異常遊括蒼白馬
山石室內遇三神人皆錦衣宝冠謂師曰我奉太上命
以密旨告子子本太極紫微左仙卿以校錄不勤謫于
人世速宜立功濟人功滿當復曰任以正一三五之法
令授于子言訖而去自是誅蕩精怪掃馘凶妖所在以
救人爲志蜀川張尉之妻死而再生復爲夫婦師識之
曰屍媚之疾也不速除張死矣師投符化爲黑氣焉相

國姚崇女已終鍾念彌深投符起之常行涉大水忽沉
波中謂已溺死七日復出衣履不濡云暫與河伯遊蓬
萊武三思秉權師以頻察妖祥保護中宗相王及元宗
爲三思所忌竄于南海師乘白鹿白海上而至元宗繼
統凡吉凶動靜必預奏聞會吐蕃遣使進寶函封曰請
陛下自開無令他人知機密朝廷默然唯法善曰此是
凶函宜令蕃使自開元宗從之及令蕃使自開函中弩
發中蕃使死開元初正月望夜元宗移仗于上陽宮觀
燈尙方匠毛順心結構綵樓三十餘間金翠珠玉閭廁

其內樓高百五十尺微風所觸鏘然成韻以燈爲龍鳳
螭豹騰躑之狀似非人力元宗大悅促召師觀于樓下
人莫知之師曰燈影之盛固無比矣然西涼府今夕之
燈亦亞于此元宗曰師頃嘗遊乎曰適自彼來便蒙急
召元宗異其言曰今欲一徃得乎曰易耳於是令元宗
閉目距躍約曰必不得妄視如其言已在霄漢俄而足
及地曰可以觀矣旣睹影燈連亘數十里車馬駢闐士
女紛委元宗稱盛者久之乃請回復閉目騰空而上頃
之已在樓下而歌舞之曲未終元宗于涼州以鏤鐵如

意質酒翌日命中使託以他事使于涼州因求如意以
還驗之非謬又嘗因八月望夜師與元宗遊月宮聆月
中天樂問其曲名曰紫雲曲元宗素曉音律默記其聲
歸傳其音名之曰霓裳羽衣自月宮還過潞州城上俯
視城郭悄然而月光如晝師因請元宗以玉笛奏曲時
玉笛在寢殿中師命人取頃之而至奏曲既投金錢于
城中而還旬日潞州奏八月望夜有天樂臨城兼獲金
錢以進

又云元宗常夢仙子十于輩御卿雲而下列于庭各

執樂器奏之其度曲清越真仙府之音也及樂闋一
仙人前曰其神仙紫雲曲今願授陛下爲聖唐正始
音元宗喜甚卽傳受焉俄而寤餘響猶若在聽遽命
玉笛吹而習之盡得其節奏然嘿不泄及曉聽政于
紫宸殿宰臣姚崇宋璟奏事御前元宗俛若不聞二
相懼又奏之元宗卽起卒不顧二相益恐趨出時高
力士侍卽奏曰向者崇璟所言皆軍國大政而陛下
卒不顧豈二相有罪乎元宗笑曰我昨夕夢仙人以
紫雲曲受我我失其節奏嘿而習之故不暇聽二相

奏事卽于衣中出玉笛以示力士是日力上至中書
以事語二相二相懽少解曲後傳于樂府二說不同
疑月中之遊卽夢由耳又羅公遠傳亦云公遠擲拄
杖空中化爲銀橋與帝同遊月宮見仙女數百舞一
裳羽衣曲帝密記又允一事而誤傳也



舟

舟之為物也... 舟之為物也... 舟之為物也... 舟之為物也... 舟之為物也...

舟之為物也... 舟之為物也... 舟之為物也... 舟之為物也... 舟之為物也...

舟之為物也... 舟之為物也... 舟之為物也... 舟之為物也... 舟之為物也...

幻異志

唐 孫願撰

板橋三娘子

唐汴州西有板橋店店娃三娘子者不知何從來寡居
年三十餘無男女亦無親屬有舍數間以鬻餐爲業然
而家甚富貴多有驢畜往來公私車乘有不逮者輒賤
其估以濟之人皆謂之有道故遠近行旅多歸之元和
中許州客趙季和將詣東都過是宿焉客有先至者六
七人皆據便榻季和後至最得深處一榻榻鄰比主人

房壁旣而三娘子供給諸客甚厚夜深致酒與諸客會
飲極歡季和素不飲酒亦預言笑至二更許諸客醉倦
各就寢三娘子歸室閉關息燭人皆熟睡獨季和轉展
不寐隔壁聞三娘子悉率若動物之聲偶然隙中窺之
卽見三娘子向覆器下取燭挑明之後於巾箱中取一
副耒耜并一木牛一木偶人各大六七寸置於竈前含
水喫之二物便行走木人則牽牛駕耒耜遂耕牀前一
席地來去數出又於箱中取出一裏蕎麥子受於木人
種之須臾生花發麥熟令小人收割持踐可得七八升

又安置小磨子禮成麵訖却收木人子於箱中卽取麵作燒餅數枚有頃雞鳴諸客欲發三娘子先起點燈置新作燒餅於食牀上與諸客點心季和心動遽辭開門而去卽潛於戶外窺之乃見諸客圍牀食燒餅未盡忽一時踣地作驢鳴須臾皆變驢矣曰一子盡驅入店後而盡沒其貨財季和亦不告於人後月餘日季和自東都回將至板橋店預作蕎麥燒餅大小如前旣至復寓宿焉三娘子歡悅如初其夕更無他客主人供待愈厚夜深殷勤問所欲季和曰明晨發請隨事點心三娘子

曰此事無疑但請穩便半夜後季和窺見之一依前所
爲天明三娘子具盤食果實燒餅數枚於盤中訖更取
他物季和乘間走下以先有者易其一枚彼不知覺也
季和將發就食謂三娘子曰適會某自有燒餅請撤去
主人者留待他賓卽取已者食之方飲次三娘子送茶
出來季和曰請主人嘗客一片燒餅乃揀所易者與噉
之纔入口三娘子據地作驢聲卽立變爲驢甚壯健季
和卽乘之發兼盡收木人木牛子等然不得其術試之
不成季和乘策所變驢周遊他處未常阻失日行百里

後四年乘入關至華岳廟東五六里路傍忽見一老人
拍手大笑曰板橋三娘子何得作此形骸因捉驢謂季
和曰彼雖有過然遭君亦甚矣可憐許請從此放之老
人乃從驢口鼻邊以兩手擘開三娘子自皮中跳出宛
復舊身向老人拜訖走去更不知所之

青城道士

僞蜀青城山道士能幻術往往入錦城施其法有所僞
卽潛挈歸洞穴或聞其行甚穢官吏中有識者頗惡之
後於成都誘引富室及勳貫子弟皆潛而隨之或於幽

僻宅院中灑掃焚香設榻張陳帷幌則獨於室內作法
或召西王母或巫山神女或麻姑鮑姑神仙皆應召而
至與之杯饌寢處生人無異則令學者隙而窺之歡笑
罷則自簾帷之前躡而去又忽城中化出金樓衆皆觀
之惑衆頗甚其民間少年膏粱子弟滿城如狂少主知
其妖密使人擒之累月不獲後有人報云已出窄橋門
去因使人逐之乃以猪狗血齋行至青城路上三十餘
里及之遂傾血沃之不能施其術及下獄訊之云年年
採民家處子住山中行黃帝之道死於巖穴者不知其

數豪貴之家頗遭穢淫所通詞欵指貴達之門甚多少
主不欲彰其惡潛殺之

調貓兒鸚鵡

則天時調貓兒鸚鵡同器食命御史彭先
官及天下考使傳看未遍貓兒飢遂口殺鸚鵡以餐之
則天甚愧武者國姓殆不祥之徵也

紙衣師

大歷中有一僧稱爲苦行不衣繪絮布絁之類常衣紙
衣時人呼爲紙衣禪師代宗武皇帝召入禁中道場安

公異記
置令禮念每月一度出外人轉崇敬後盜禁中金佛事
發召京兆府決殺

雙聖燈

長安城南四十里有靈母谷呼爲炭谷人谷五里有惠
炬寺寺西南庭澗水緣崖側一十八里至峯謂之靈應
臺臺上置塔塔中觀世音菩薩鐵像像是六軍散將安
太清置造衆傳觀世音菩薩曾見身於此臺又說塔鐵
像常現身光長安市人流俗之輩爭往禮謁去者皆背
負米麩油醬之屬臺下并側近蘭若四十餘所僧及行

童衣服飲食有餘每至大齋日送供士女僮至千人少
不減數百同宿於臺上至於禮念求見光兼云常見聖
燈出其燈或在半山或在平地高下無定大歷十四年
四月八日夜大衆合聲禮念西南近臺見雙聖燈又有
一六軍健卒遂自撲叫喚觀世音菩薩步步趨聖燈向
前忽然被虎拽去其見者乃是虎目光也

捉佛光事

高燕公鎮蜀曰大慈寺僧申報堂佛光見燕公判曰付
馬步使捉佛光過所司密察之誘其僮子具云僧輩以

鏡承隙日中影閃於佛上由此垂露擒而罪之

大輪呪

釋教五部持念中有大輪呪術以之救病亦不甚效然其攝人精魂率皆狂走或登屋梁或齧瓷碗閭閻敬奉殆似神聖此輩由是廣獲金帛陵州貴平縣牛鞞村民有周達者販鬻此術一旦沸油煎其陰以充供養觀者如堵或驚或笑初白忘痛尋以致殂也中間僧昭浦說閬州有僧號周大悲者行此呪術一旦鍊陰而斃與愚所見何姓氏恰同而其事無殊也蓋小人用道欺天殘

形自罰以其事同因而錄之

水銀煎

王可容說爲僧時游南中山寺遇大雪旬日闕食數十
徒一粥而度又無財物得出糴內一行脚僧謂曰貧道
有藝可濟諸坐主遂將一銅銚子於爐火上取淨瓶瀉
水銀衣帶間解一貼散藥似壁土揉於主中煎之逡巡
成一片白金可數兩付三事者將去換胡餅來食衆驚
之至明晨失所在

殷七子

屈重彥者說某爲潤州大將與術士殷七子善大將之室嫉忌有一婢遭凌持不已投于井及出之已卒欲殯哭七子至大懼有他聞於廉使密告活之七子曰細事爾遂衣帶間解藥一丸如麻子打其婢一齒落以酒下之良久口眼旋開吐水斗餘又以煖灰熨其四支食久能言謂大將曰此婦不可復指便宜出之乃從其言又嘗春游酒盡將水呪之成濃醪又將沙挪成鹽又冬中以水乳變成筍又與人會忽云今日殊未懼某有一藝輒呈之指主人屏風上梳頭樣子令唱歌其聲清亮似

從屏中出其歌曰愁見唱陽春令人離腸結郎去未回
歸柳自飄輕雪如此數曲屈不盡記之七子名鄴後遊
諸國

五部法

越僧全清精於戒律而善五部法書符狀役鬼神之術
時有市人姓王兒婦染邪氣或盡日哭泣或終夜狂呼
如此數歲後召全清治之乃縛草人長尺餘衣之五綵
結壇立草人於土禁呪之良久十咽而語唯稱乞命全
清詰之是何精魅從何而來分明言之如虛妄撲成微

塵云是魘鬼頃歲春日於禹廟前見伊人遂相附令其
舉止顛倒魂魄昏迷和尚儻王之卽自逾境不敢近於
人煙全清曰此妖詐不宜釋之乃取一瓮側臥以鞭驅
約草人入瓮中叻叻有聲緘之瓮口朱書符印封以六
一之泥埋於桑林下戒家人無動之其婦卽日差經五
載劉漢宏兵馬之際人皆逃避兵人見埋瓮處謂之藏
物遂掘之打瓮破見雉突然飛出立於桑杪奮迅羽毛
作人語曰被這和尚禁却今方見日光時全清已遷化

紙人戲劇

李巡官說衢州有施箬推者居于齊澧多術數在親知
家夜飲云某有藝欲助歡笑可否衆知其多能主人曰
願見之乃剪紙作一髻兒執標子拋向地令舞下舍兒
施自唱其曲紙人作舞傞傞戲劇不已更闌施指令罷
聲卽住

梵僧難陀

唐丞相魏公張延賞在蜀時有梵僧難陀得如幻三昧
入水火貫金石變化無窮初入蜀與三少尼俱行或大
醉狂歌戍將將斷之及僧至且曰某寄跡桑門別有藥

術因指三尼此妙于歌管戍將反敬之遂留連爲辦酒
夜會客與劇飲僧假繡襦巾幘市鉛黛飾其三尼及坐
含睇調笑逸態絕世飲將闌僧謂尼曰可爲押衙踏某
曲也因徐進對舞曳緒迴雪迅赴摩趺技又絕倫良久
曲終而舞不已僧喝曰婦女風耶忽起取戍將佩刀衆
請酒狂驚走僧乃拔刀斫之皆踏于地血及數尺戍將
大懼呼左右縛僧僧笑曰無草草徐舉尼三枝筇杖也
血乃酒耳又嘗在飲會令人斷其頭釘耳于柱無血身
坐席上酒至瀉入脰瘡于面赤而歌手復抵節會罷自

越提首安之初無痕也時時預言人凶衰皆謎語事過
方曉成都有百姓供養數日僧不欲住閉關留之僧因
走入壁間百姓遽牽漸入惟餘袈裟角頃亦不見來日
壁上有畫僧焉其狀形似日月漸薄積七日一有黑跡
至八日黑跡亦滅僧已在彭州矣

胡媚兒

唐貞元中揚州坊市間有一丐者不知所從來自稱姓
胡名媚兒所爲恠異旬日後觀者雲集其所丐求日獲
千萬一旦懷中出一琉璃瓶子可受半升表裏烘明如

不隔物遂置于席上初謂觀者曰有人施與滿此瓶子則足矣瓶口剛如葦管大有人與之百錢投之琤然有聲則見瓶間大如粟粒衆皆異之復有人與之千錢投之如前又有與萬錢者亦如之俄有好事者與之十萬二十萬皆如之或有以驢馬入之瓶中見驢馬皆如蠅大動行如故須臾有度支兩稅綱自揚子院部輕貨數十車至駐觀之自恃官物乃謂媼兒曰曰一人諸車皆入此中乎媼兒曰許之則可綱曰且試之媼兒乃微側瓶口大喝諸車輅輅相繼悉入瓶瓶中歷歷如行蟻然

有頃漸不見媚兒卽跳身入瓶中綱乃大驚遽取撲破
求之一無所有從此失媚口所在後月餘日有人于清
河北逢媚兒部領車乘趨東平而去是時李師道爲東
平帥也

侯適

隋開皇初廣都孝廉侯適入城至劍門外忽見四廣石
皆大如斗適愛之收藏于書籠負之以驢因歇鞍取看
皆化爲金適至城貨之得錢百萬市美妾十餘人大開
第宅又近甸置良田別墅後乘春景出遊盡載妓妾隨

從下車陳設酒餽忽有一老翁負大笈至坐於席末適
怒而詬之命蒼頭扶出叟不動亦不甚恚但引滿啖炙
而笑云吾此來求君償債耳君昔將我金去不記憶乎
盡取適妓妾十餘人投之書笈亦不覺笈中之窄負之
而趨走若飛鳥適令蒼頭馳逐之斯須已失所在自後
適家日貧後十餘年卻歸蜀到劍門又見前老翁攜所
將之妾遊行儻從極多見適皆大笑問之不言逼之又
失所在訪劍門前後並無此人竟不能測

畫琵琶

有書生欲遊吳地道經江西因風阻泊舟問行人林過
一僧院僧已他出房門外小廊數間傍有筆破音生攻
畫遂把筆于素壁上畫一琵琶大小與真不異畫畢風
靜船發僧歸見畫處不知何人乃告村人曰恐是五臺
山聖琵琶當亦戲言而遂爲村人傳說禮施求福甚效
書生往吳經年乃聞人說江西路僧室有聖琵琶靈應
非一心切疑之因還江西時令船人泊船舊處上訪之
僧亦不在所畫琵琶前已幡花香爐供養矣取水洗之
盡還宿船中至明日又口僧夜已歸以失琵琶故鄰人

大集方共悲歎書生故問具言前驗今應有人背着琵琶所以潛隱書生大笑爲說所書及拭却之由自是靈聖亦絕

稽神錄

南唐 徐鉉撰

廣陵有男子、行乞於市、每見馬矢卽取食、自云嘗爲人飼馬、慵不能晨起、其主恒自檢視、槽中無草、督責之、乃取烏梅、并以飼馬、馬齒齟不能食、竟以是致斃、後因病見馬矢、輒流涎欲食、食之與烏梅味正同、了無穢氣、清源人陳褒、憶居別業、臨窻夜坐、窻外卽曠野、忽聞有人馬聲、視之見一婦人騎虎、自窻下過、徑之屋西室內、壁下先有一婢臥、婦人卽取細竹杖、從壁隙中刺之、婢

忽爾肚痛開戶云如廁褒方愕駭未及言婢始出已爲虎所搏遽前救之僅免鄉人云村中恒有此怪所謂鬼虎者也

李禪楚州刺史承嗣少子也居廣陵宜平里大第晝日寢庭前忽有白蝙蝠繞庭而飛家僮輩競以箠撲皆不能中久之飛去院門撲之亦不中又飛出門至門之外遂不見其年禪妻卒輜車出入之路卽白蝙蝠飛翔之所也

周寶爲浙西節度使治城隍至鶴林門得古塚棺槨將

腐發之有一女子面如鉛粉、衣服皆不敗、掌役者以告
寶、親視之、或曰當此是嘗、靈藥待時而發、發則解化
之期矣、寶卽命改葬之、具車輿、聲樂以送、寶僚屬登城
望之、行數里有紫雲覆輻車之上、衆咸見一女子出自
車中、坐於紫雲冉冉而上、久之乃沒、開棺則無矣、
王贊中朝名士、有楊遽者、曾至嶺外、見陽朔荔浦山水、
心常愛之、談不容口、遽常出入贊門下、稍接從容、不覺
形於言、曰、侍郎曾見陽朔荔浦山水乎、贊曰、未嘗打、
唇綻齒落、安得見耶、因大笑、此言嶺外之地、非貶不去、

梁開平二年使其將李思安攻潞州營於壺口關伐木
爲柵破一大木中朱書隸文六字曰天十四載石進
思安表上之其羣臣皆賀以爲十四年必有遠夷貢珍
寶者其司天監徐鴻獨謂其所親曰自古無一字爲年
號者上天符命豈缺文乎吾以爲丙申之歲當有石氏
王此地者移四字中兩豎畫置天字左右卽丙字也移
四字外圍以十貫之卽申字也後至丙申歲晉高祖以
石姓起并州如鴻之言

楚玉馬希範修長沙城開濠畢忽有一物長十餘丈高

丈餘無頭尾手足狀若土山自北出游冰水上久之人
南岸而沒出入俱無踪跡或謂之土龍無幾何而馬氏
亡

閩王審知初爲泉州刺史州北數十里地名桃林光啟
初一夕村中地震有聲如鳴數百面鼓及明視之禾稼
方茂了無一莖試掘地求之則皆倒懸在上下其年審
知尅晉安盡有甌閩之地傳國六十年至子延義立桃
林地中復有鼓聲時禾已收穫餘稜在田及時視之亦
無一莖掘地求之則亦倒懸上下其年延義爲左右所

殺王氏遂滅

福州城中有烏石山，山有峰，大鑿三字曰薛老峯。癸卯歲，一夕風雨，聞山上如數千人喧噪之聲。及旦，則薛老峯倒立。峯字返向上，地中石碑皆自轉側。

盧州軍吏蔡彥卿爲柘臯鎮將，暑夜坐鎮門外納涼，忽見道南桑林中有白衣婦人獨舞，就視卽滅。明夜彥卿持杖先往伏草間，久之，婦人復出而舞，卽擊之墜地，乃白金一餅，復偃地，獲銀數千兩，遂致富裕。

婺源尉朱慶源罷任，方還家在豫章之豐城，庭中地乃

爽塏忽生蓮一枝其家駭懼多方以禳之蓮生不已乃築堤堰水以沼之遂成大池芙蓉甚茂其年慶源授南豐合三歲入爲大理評事

僞吳兵部賈渾言其所知爲嶺南節度獲一橘其大如升將表獻之監軍中使以爲非常物不可輕進因取鍼微刺其蒂下乃有蠕蠕而動者因破之中有一小赤蛇長數寸

袁州甘中有老父性謹厚爲鄉里所推家亦甚富一日有紫衣少年車僕甚盛詣其家求食老父卽延入設食

甚至徧及從者。老父侍食於前，因思長吏朝使行縣，當有頓地，此何人哉？意色甚疑。少年覺之，謂曰：君疑我，我不能復爲君隱。我仰山神也。父悚然再拜曰：仰山曰：厭於祭祀，奈何求食乎？神曰：凡人之祀我，皆從我求福。我有力不能致者，或非其人不當受福者。我皆不敢享之。以君長者，故從君求食耳。食訖辭讓而去，遂不見。信州有版山川，谷深遠，採版之所，因以名之。州人熊迺常與其徒入山伐木，其弟從而追之，日萬不及其兄。忽見甲士清道自東來，傳呼甚厲，迺弟恐懼伏於草間。俄

而旗幟戈甲絡繹而至道傍亦有行人其犯清道者輒
爲所戮至軍中擁一人若大將者西馳而去度其遠乃
敢起行追曉方見其兄具道所見衆皆曰非巡邏之所
而西去谿灘險絕往無所詣安得有此人卽共尋之可
十餘里隔谿灘猶見旌旗紛若布圍畝獵之狀其徒有
勇者遙呼叱之忽無所見就視之人皆樹葉馬皆大蟻
取而碎之皆有血云

周元樞者睢陽人爲平盧掌書記寄居臨淄官舍一夕
將寢忽有車馬輜重甚衆扣門使報曰李司空候謁元

樞念親知輩皆無此人因自思必鄉曲之舊吾不及知矣卽出見之延坐請問其所從來曰吾亦新家至此未有所止求居於此宅矣元樞驚曰何至是對曰此吾之舊宅也元樞曰吾從官至此相傳云書記之公署也君何時居此曰隋開皇中常居之元樞曰若爾君定是鬼耶曰然地府許我立廟於此故請君移去耳元樞不可曰人不當與鬼相接豈吾將死故君得凌我耶雖然理不當以此宅授君吾雖死必與君訟因召妻子曰我死必多置紙筆於棺中將與李君對訟卽具酒與之飲相

酌數百杯詞色愈厲客將去復留之良久一蒼頭來云
夫人傳語司空周書記木石人也安可與之論難自取
困哉客於是辭謝而去送之出門倏忽不見元樞竟無
恙

朱梁時青州有賈客泛海遇風飄至一處遠望有山川
城郭海師曰自昔遭風者未嘗至此吾聞鬼國在是得
非此耶頃之舟至岸因登岸向城而去其廬舍田畝不
殊中國見人皆揖之而皆不見已至城有守門者揖之
亦不應入城屋室人物甚殷遂至王宮正值大宴羣臣

侍飲者數十其衣冠器用絲竹陳設之類多同中國客
因升殿俯逼王坐以窺之俄而王有疾左右扶還亟召
巫者視之巫曰有陽地人至此陽氣逼人故王病其人
偶來耳無心爲祟以飲食車馬謝遣之可矣卽具酒食
設座於別室巫及其羣臣皆來祀祝客據案而食俄有
僕夫馭馬而至客亦乘馬而歸至岸登舟國人竟不見
已復遇便風得歸

廬陵有賈人田達誠富於財頗以周給爲務治第新城
有夜扣門者就視無人如是再三因呼問之爲人耶鬼

耶耳久答曰實非人也。比居龍泉舍爲暴水所毀，求寄君家治舍畢乃去耳。達誠不許，曰：人豈可與鬼同居耶？對曰：暫吾居耳，無害於君。且以君義氣聞於鄉里，故告耳。達誠許之。因曰：當止我何所？達誠曰：惟有廳事耳。卽拜辭謝而去。數日復來，曰：吾家已至廳中，亦無妨君寢客。然可嚴整家人，慎火萬一不意，或當云吾等所爲也。達誠亦虛其廳以奉之。達誠常爲詩，鬼忽空中言曰：君乃能詩耶？吾亦常好之，可唱和乎？達誠卽其酒，置紙筆於前，談論無所不至。衆目視之，酒與紙筆儼然不動。試

暫回顧則酒已盡字已著紙矣前後數篇皆有意義筆
跡勁健作柳體或問其姓氏曰吾儻言之將不益於主
人可詩以奇言之乃賦詩云天然與我一靈通還與人
間事不同要識吾家真姓字天地南頭一段紅眾亦不
喻也一日復告曰吾有少子婚樟樹神女將以某日成
禮復欲借君後堂三日以終君大惠可乎達誠亦虛其
堂以幕圍之三日復謝曰吾事訖矣還君此堂主人之
恩可謂至矣然君家老婢某可答一百也達誠辭謝召
婢答數下鬼曰使之知過可止矣達誠徐問其婢言曾

穴萬窺視見賓客男女厨膳花燭與人間不殊後歲餘乃辭謝而去達誠以事至廣陵久之不歸其家憂之鬼復至曰君家憂主人耶吾將省之明日還曰主人在揚子甚無恙行當歸矣新納一妾與之同寢吾燒其帳後幅以戲之耳大笑而去達誠歸問其事皆同後至龍泉訪其居亦竟不獲

廣陵法雲寺僧楚珉常與中山賈人章某者親熟章死楚珉爲設齋誦經數月忽遇章於市中楚未食章卽延入食店爲置胡餅旣食楚問君已死那得在此章曰然

吾以小罪未能解免、今配爲揚州掠剩鬼、復問何謂掠剩、曰、凡吏人買販、利息皆有常數、過數得之卽爲餘剩、吾得掠而有之、今人間如吾輩甚多、因指路人男女曰、某人某人皆是也、頃之有一僧過於前、又曰、此僧亦是也、因召至與語、僧亦不見、楚也、頃之相與南行、過一婦人賣花、章曰、此婦人亦鬼、所賣花亦鬼用之、人間無所見也、章則出數錢、買之以贈、楚曰、凡見此花而笑者皆鬼也、卽告辭而去、其花紅芳可愛而甚重、楚亦吾然而歸、路人見花頗有笑者、至寺北門、自念吾與鬼同遊、復

持鬼花亦不可。卽擲花溝中，濺水有聲。旣歸，同院人覺其色甚異，以爲中惡，競持湯藥以救之。良久，乃復具合其故，因相與覆視其花，乃一死人手也。楚亦無恙。

軍將陳守規者，常坐法流信州，寓止公館。館素凶，守規始至，卽鬼物晝見，奇形怪狀，變化倏忽。守規素剛猛，親持弓矢，刀仗與之鬪。久之，乃空中語曰：吾鬼神不欲與人雜居。君旣堅正，願以兄事可乎？守規許之。自是常與交言，有吉凶輒先報，或求飲食與之，輒得錢物。旣久，頗爲厭倦，因求方士手書，竟疏奏之上帝。翌日，鬼乃大罵。

曰、吾與君爲兄弟、奈何上章訴我、大丈夫結交當如是、
耶、守規曰、安得有此事、鬼卽於空中擲下章疏、紙筆宛
然、又曰、君因我圖君處、謂我無所止也、吾今往蜀川、亦
不下於此矣、由是遂絕、

明經趙瑜、魯人、累舉不第、困厄甚、因遊太山、祈死於嶽
廟、將出門、忽有小吏自後至、曰、判官召、隨之而去、奄至
一廳、事簾中有人云、人所重者生、君何爲祈死、對曰、瑜
應鄉薦、累舉不第、退無、
歸耕之資、湮厄貧病、無復生意、
故祈死耳、良久、聞簾中、
檢閱簿書、旣而言曰、君命至薄、

名第祿仕皆無分既此昆告當有以奉濟今以一藥方授君君以此足給衣食然不可置家置家則貧矣瑜拜謝而出門外空中飄大桐葉至瑜前視之乃書巴豆丸方於其上亦與人間之方正同瑜遂自稱前長水令賣藥於夷門市餌其藥者病無不愈獲利甚多李德陽道士親見其桐葉已十餘年尙如新

望江李令者罷秩居舒州有二子甚聰慧令常飲酒暮歸去家數百步見二子來迎卽共擒而毆之令驚大怒大呼而遠方人絕竟無知者且行且毆將至家二子皆

却走而去及入門二子復迎於堂下問之皆云未嘗出
門後月餘令復飲酒於所親家因具白其事請留宿不
敢歸而其子恐其父及暮歸復爲所毆卽俱往迎之及
中途見其父怒曰何故暮出卽使從者擊之困而獲免
明日令歸益駭其事不數月父子皆卒郡人云舒有山
鬼善爲此厲蓋黎立之徒也

道士張謹好符法學雖苦而無成常客遊至華陰市見
賣瓜者買而食之旁有老父謹覺其有饑色取以遺之
累食百餘謹知其異奉之愈敬將去謂謹曰吾土地之

神也感子之意有以相報因出一編書曰此禁狐魅之術也宜勤行之謹受之父亦不見爾日宿近縣村中聞其家有女子啼呼狀若狂者以問主人對曰家有女近得狂疾每日晨輒覩粧盛服云召胡郎來非不療理無如之何也謹卽爲書符施簷戶間是日晚聞簷上哭泣且罵曰何物道士預他人家事宜急去之謹怒呵之良久大言曰吾且爲奴矣遂寂然謹常獨行既有重賚須得儻力停數日忽有二奴詣謹自稱曰德兒歸室常事崔氏崔出官因見捨棄今無歸矣願侍左右謹納之二

奴皆謹愿黠利，尤可憑信。謹東行，凡書囊符法行李皆付歸寶，負之將及閔，歸寶忽大罵曰：「以我爲奴如役汝父，因疾走，謹駭逐之，其行如風，倏忽不見。旣而德兒亦不見，所齎之物皆失之矣。」時秦隴用兵，閔禁嚴急，客行無驗，皆見刑戮，旣不敢東度，復還主人，具以告之。主人怒曰：「寧有是事，是無厭，復將撓我耳。」因止於田夫之家，絕不供給，遂爲耕夫，邀與同作，晝耕夜息，疲苦備至，因憩大樹下，仰見二兒，曰：「吾德兒歸寶也，汝之爲奴苦否？」又曰：「此符法我之書也，失之已久，今喜再獲，吾豈無情？」

於汝乎因擲付行李還之曰速歸鄉人待爾書符也卽
大笑而去謹得行李復詣主人方異之更遺絹數疋乃
得去

庚申歲番禺村中有老姥與其女餉田忽雲雨晦冥及
霽乃失其女姥號哭求訪鄰里相與尋之不能得後月
餘復雲雨晦冥及霽而庭中陳列筵席有鹿脯乾魚果
實酒醞甚豐潔其女盛服而至姥驚喜持之女自言爲
雷師所娶將至一石室中親族甚衆婚姻之禮一同人
間今使歸返而他日不可再歸矣姥問雷師可得見耶

曰不可留數宿一夕風雨晦明遂不復見

江西村中靈震一老婦爲雷火所燒一臂盡傷既而空中有呼曰誤矣卽墜一瓶瓶中有藥如膏曰以此傳之卽瘥如其言隨傳而愈家人共議此神藥也將取藏之數人共舉其瓶不能動頃之復有雲雨收之而去又有村人震死旣而空中呼曰誤矣可取蚯蚓爛搗覆臍中當瘥如言傳之遂蘇

道士范可侏夏月獨遊浙西甘露寺出殿後門將登北軒忽有人衣故褐衣自其傍入肩帔相拂范素好潔衣

服新心不悅、俄而牽一黃狗、又駕肩而出、范怒形驗、不
褐衣、回顧張目、其光如電、范始畏懼、頃之山下人至、曰
向山下霹靂取龍、不知之乎、范則實不聞也、

南平王鍾傳鎮江西、遣道士沈太虛禱廬山九天使者
廟、太虛醮罷、夜坐廊廡間、恍然若夢、見壁畫一人前揖、
太虛曰、身張懷武也、常爲軍將、上帝以微有陰功及物、
今配此廟爲靈官、旣寤起視壁畫、署曰五顯靈官、太虛
歸以語進士沈彬、復二十年遊醴陵縣、令陸生客之、方
食、有軍吏許生後至、語及張懷武、彬因問之、許曰、懷武

者蔡之裨將某之長吏也。頃甲辰年大飢，聞豫章獨稔，即與一他將各率其屬奔豫章。既即路，兩軍稍不相能。比至五日，一隙大構。尅日將決戰，禁之不可。懷武乃携劔上成樓，去其梯，謂其徒曰：吾與汝今日之行，非有他圖。直救性命耳。奈何不忍小忿而相攻戰？夫戰必強者傷，而弱者亡。如是則何爲去父母之國而死於道路耶？凡兩軍所以致爭者，以有懷武故也。今爲汝等死，兩軍爲一無構難矣。遂自刎。於是兩軍之士皆伏樓下慟哭，遂相與和親。比及豫章，無一人逃亡者。許但懷其舊恩。

亦不知靈官之事彬因述記以申明之豈天意將感發
死義之士故以彰報告人乎

臨川有士人唐遇虐其所使婢婢不堪其毒乃逃入山
中久之糧盡飢甚坐水邊見野草枝葉可愛卽拔取濯
水中連根食之甚美自是恆食久之遂不飢而更輕健
夜息大樹下聞草中獸走以爲虎而懼因得念上樹杪
乃生也正爾念之而身已在樹杪矣及曉念當下平地
又歘然而下自是意有所之身輒飄然而去或自一峯
之一峯頂若飛鳥焉數歲其家人伐薪見之以告其主

使捕之不得。一日遇其在絕壁下，卽以三面圍之。俄而騰上山頂，其主亦駭異，必欲致之。或曰：此婢也，安有仙骨，不過得靈草餌之爾。試以盛饌，多其味，令甚者美，致其往來之路，觀其食否。果如其言，來就食，食訖不復能遠去，遂爲所擒。具述其故，問其所食草之形狀，卽黃精也。復使尋之，遂不能得。

光州檢日官蔣舜卿行山中，見一人方採林檎，以二枚與之食，因而不飢。家人以爲不得食，不治將病，求醫甚切而不能愈。後聞壽春有人善醫，令往訪之。始行一日，

宿前村店有老父問以所患具告之父曰吾能救之無
煩遠行也由藥方寸七使服之吐二林擒如新父收之
去舜卿之食如常既歸他日詭之店與老父俱不見矣

稽神錄終

冥音錄

唐 朱慶餘撰

廬江尉李侃者隴西人家於洛之河南太和初卒於官有外婦崔氏本廣陵倡家生二女既孤且幼孀母撫之以道遠子未成人因寓家廬江侃既死雖侃之宗親居顯要者絕不相聞廬江之人咸哀其孤藐而能自強崔氏性酷嗜音雖貧苦求活常以絃歌自娛有女弟萑或風容不下善鼓箏爲古今絕妙知名於時年十七未嫁而卒人多傷焉二女幼傳其藝長女適邑人丁立夫性

識不甚聰慧、幼時每教其藝、小有所未至、其母輒加鞭
箠、終莫究其妙、每心念其姨曰、我姨之甥也、今乃死生
殊途、恩愛久絕、姨之生乃聰明、死何蔑然而不能以力
祐助、使我心開目明、粗及流輩哉、每至節朔、輒舉觴酌
地、哀咽流涕、如此者八歲、母亦哀而憫焉、開成五年四
月三日、因夜夢寐、驚起號泣、謂其母曰、向者夢姨執手
泣曰、我自辭人世、在陰司簿屬教坊、授曲於博士李元
憑、元憑屢薦我於憲宗皇帝、帝召居宮、一年、以我更直
穆宗皇帝宮中、以擎導諸妃出入、一年、上帝誅鄭注、天

下大酺，唐氏諸帝宮中，互選妓樂以進神堯。太宗二宮我復得侍憲宗，每一月之中，五日一直長秋殿，餘日得肆遊觀，但不得出宮禁耳。汝之情懇，我乃知也。但無由得來，近日襄陽公主以我爲女，思念頗至，得出入主第，私許我歸成汝之願。汝早圖之，陰中法嚴，帝或聞之，當獲大譴，亦上累於主，復與其母相持而泣。翌日乃灑掃一室，列虛筵，設酒果，髮髯如有所見，因執箏，就坐閉目彈之，隨指有得。初授人間之曲，十日不得一曲。此一月獲十曲，曲之名品，殆非生人之意。聲調哀怨，幽幽然鴉

啼鬼嘯聞之者莫不歔歔曲有迎君樂正商調三斛林

歎分絲調四秦王賞金歌小石調二廣陵散正商調二

行路難正商調二上江虹正商調二晉城仙小石調二

絲竹賞金歌小石調二紅牕影雙柱調十曲畢慷慨然謂

女曰此皆宮闈中新翻曲帝尤所愛重斛林歎紅牕影

等每宴飲即飛毬舞盞為佐酒長夜之歡穆宗敕修文

舍人元稹撰其詞數十首甚美醜酣令宮人遞歌之帝

親執玉如意擊節而和之帝秘其調極切恐為諸國所

得故不敢泄歲攝提地府當有大變得以流傳人世幽

明異路、人鬼道殊、今者人事相接、亦萬代一時、非偶然也、會以吾之十曲、獻陽地天子、不可使無聞於明代、於是縣白州、州白府、刺史崔禱親召而試之、則絲桐之音、搶撥可聽、其差琴調不類秦聲、乃以衆樂合之、則宮商調殊不同矣、母令小女再拜求傳十曲、亦備得之、至暮決去、數日復來曰、吾聞揚州連帥取汝、恐有謬誤、汝可一一彈之、又留一曲曰、思歸樂、無何州府果令送至揚州、一無差錯、廉察使故相李德裕議表其事、小女尋卒、

冥音錄終

冥音錄終

離魂記

唐陳元祐撰

天授三年、清河張鎰、因官家於衡州、性簡靜、寡知交、無
子、有二女、其長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絕倫、鎰外甥太原
王宙、幼聰悟、美容範、鎰常器重、每曰、他時當以倩娘妻
之、後各長成、宙與倩娘常私感想於寤寐、家人莫知其
狀、後有賓僚之選者、求之、鎰許焉、女聞而鬱抑、宙亦深
恚恨、託以當調、請赴京、止之不可、遂厚遺之、宙陰恨悲
慟、決別上船、日暮至山郭數里、夜方半、宙不寐、忽聞岸

上有一人行聲甚速，須臾至船，問之乃倩娘，徒行跣足而至，宙驚喜發狂，執手問其從來，泣曰：君厚意如此，寢相感，今將奪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思將殺身奉報，是以亡命來奔，宙非意所望，欣躍特甚，遂匿倩娘於船，連夜遁去，倍道兼行，數月至蜀，凡五年，生兩子，與鎰絕信，其妻常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日不能相負，棄大義而來奔君，向今五年，覆載之下，胡顏獨存也。宙哀之，曰：將歸，毋苦，遂俱歸衡州。既至，宙獨身先至鎰家，首謝其事。鎰曰：倩娘病在閨中，何其詭說也。宙曰：見在舟中。鎰

大驚，促使人驗之，果見倩娘在船中，顏色怡暢，訛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異之，疾走報鑑，室中女聞喜而起，飾粧更衣，笑而不語，出與相迎，翕然而合爲一體，其衣裳皆重，其家以事不正，秘之，惟親戚間有潛知之者。後四十年間，夫妻皆喪，二男並孝廉，擢第至丞尉。」

附齊推女

太和中，饒州刺史齊推女，適隴西李某，李舉進士，妻乃振，留至州宅，至臨月，遷至後東閣中，其夕，女夢丈夫衣冠甚偉，瞋目按劍叱之曰：「此屋豈是汝腥穢之

所乎亟移去不然且及禍明日告推推素剛烈曰吾
忝土地主是何妖孽能侵耶數日女誕育忽見所夢
者卽其牀帳亂毆之有頃耳目口鼻皆流血而卒父
母傷痛女冤橫追悔不及遽遣告其夫俟至而歸葬
於李族遂於郡之西北十數里官道權瘞之李生在
京師下第將歸聞喪而往比至饒州妻子卒已半年
矣李亦粗知其死不得其終悼恨旣深思欲冥雪至
近郭日晚忽於曠野見一女形狀服飾似非村婦李
卽心動駐馬諦視之乃映草樹而沒李下馬就之至

則真其妻也。相見悲泣。妻曰：且無涕泣，幸可復生。俟君之來，亦已久矣。大人剛正，不信鬼神，身是婦女，不能自訴。今日相見，事機較遲。李曰：爲之奈何？女曰：從此直西五里，郵亭村有一老人，姓田，方教授村兒。此九華洞中仙官也。人莫之知，君能至心往求，或冀諧遂。李乃徑訪田先生，見之，乃膝行而前，再拜稱曰：下界凡賤，敢謁大仙。時老人方與村童授經，見李驚避，曰：衰朽窮骨，日暮溘然，何安有此說？李再拜叩頭不已。老人益難之，自日昃至於夜分，終不敢就坐。拱

立於前，老人俛首良久曰：「足下誠懇如是，吾亦何所隱焉？」
李生卽頓首流涕，具云妻在狀。老人曰：「吾知之久矣，但不蚤申訴，今屋宅已敗，理之不及。吾向拒公，蓋未有計耳。然試爲足下作一處置，乃起從北出，可行百步餘，止於桑林，長嘯。倏忽見一大府署，殿宇環合，儀衛森然。擬於王者，田先生衣紫被，據案而坐。左右解官等列侍，俄傳教呼地界須臾，十數部各擁百餘騎，前後奔馳而至。其帥皆長丈餘，眉目魁岸，羅列於門屏之外，整衣冠，意緒倉惶，相問今有何事，須臾

謁者通地界廬山神江濱神彭蠡神等皆趨入田先
生問曰比者此州刺史女因產爲暴鬼所殺事甚免
濫爾等知否皆俯伏應曰然又問何故不爲申理又
皆對曰獄訟須有其主此不見人訴無以發謫又問
知賊姓名否有一人對曰是西漢鄱縣主吳芮今刺
史宅是芮昔時所居至今猶恃雄豪侵占土地往往
肆其暴虐人無奈何田先生曰卽追來俄頃縛吳芮
上先生詰之不伏乃命追阿齊良久見李妻與吳芮
庭辯食頃吳芮理屈乃曰當是產後虛弱見某驚怖

自絕非故殺也。田先生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遂令執送天曹。回謂速檢李氏壽命幾何頃之吏云：本算更合壽三十二年，生四男三女。先生謂群官曰：李氏壽算長，若不再生，議無厭伏。公等所見何如？有一吏前啟曰：東晉鄴下有一人橫死，正與此事相當。前使葛真君斷以具魂作本身，卻歸生路，飲食言語嗜慾追遊一切無異。但至壽終，不見形質耳。田先生曰：何謂具魂？吏曰：生人三魂七魄，死則散離，本無所依。今收合爲一體，以續絃膠塗之。大王當衙發遣放。

回則與本身同矣。田先生曰善。卽顧謂李妻曰。作此處置可乎。李妻曰。幸甚。俄見一吏。別領七八女人來。與李妻一類。卽推而合之。有一人持一罌。狀似稀餲。卽於李妻身塗之。李氏妻如空中墜地。初甚迷悶。天明盡失。夜來所見。惟田先生及李氏夫妻三人。共。在桑林中。田先生謂齊女李生曰。相爲極力。且喜事。成。便可領歸。見其親族。但言再生。慎無他說。吾亦從此逝矣。李遂同歸至州。一家驚疑。不爲之信。久之。乃知實生人也。自雨生子數人。其親表之中。頗有知者。

云他無所異但舉止輕便異於常人耳

再生記

唐 閻選撰

顏畿

晉咸寧中琅琊顏畿字世都。得病就醫張瑳死于瑳家。家人迎喪。旛每繞樹不可解。乃託夢曰。命未應死。但服藥太多。傷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葬我。乃開棺。形骸如故。微有人色。而手爪所刮。摩棺板皆傷。漸有氣。急以綿飲。瀝口能咽。飲食稍增。能開目。不能言語。十餘年。家人疲于供護。其弟宏都絕棄人事。躬自侍養。以後便衰劣。

再生記

卒復還死

王掄

天寶十一年朔方節度判官大理司直王掄巡至中城
病死凡一十六日而蘇初疾亟屬續之際見二人追去
須臾入大城門見朔方節度李林甫相見拜揖以爲平
生時也又見李邕裴敦復數人于一府庭言責林甫命
掄方悟死耳林甫手持紙筆與邕等辨對冥司斷曰林
甫死後破家楊國忠代爲相其冬林甫死楊果代之掄
兄攝亡已六年時見之攝云爾未當死若得錢三千貫

卽重生也。掄家在西定遠去中城數百里，便見一山下有崎嶇小逕，馳歸其家，斯須而升堂，告妻曰：「我已死矣。」若得錢三千貫，可再生。其夕舉家咸聞窗牖間，窅然有物聲，犬亦迎吠。旣明，其妻泣言夢掄已死，求錢三千貫，卽取紙剪爲錢財，召巫者焚之。掄得之，卽與人間錢不殊矣。冥中無晝夜，嘗如冬天大陰，雪時有鬼王衣紫衣，洪罪福判官數十人，其定罪以負心爲至重。其被考理者多僧尼及衣冠，掄在生時無他過，及定罪唯舉食肉。旁一吏曰：「此人雖食肉不故殺，掄未病時曾解衣寫金。」

光明經手自封裏置于佛堂內及冥中以此善得見地藏菩薩當得更生即令取經即掄所封裏之經也鬼王判官數人皆平生相友善相見恍惚不敘故亦見其先府君夫人拜伏之後都無問訊如不相識又見諸先亡兄弟亦無兄弟情兄櫛近亡相睦如生當以日近故也吏曰君有祿及壽然此中之事必不得洩之言畢奄然而活

法慶

凝觀寺有僧法慶造丈夾紵像未成暴死時寶昌寺

僧大智同日亦卒三日並蘇云見官曹殿上有人似王者儀仗甚衆見法慶在前有一像忽來謂殿上人曰慶造我未成何乃令死便檢文簿云慶食盡命未盡上人曰可給荷葉以終壽言訖忽然皆失所在大智便蘇衆異之乃往凝觀寺問慶說皆符驗慶不復能食每日朝進荷葉六枝齋時八枝如此終身同流請乞以成其像

張汶

西河平遙縣有鄉吏張汶者無疾暴卒數日而寤初汶見亡兄來詣其門汶甚驚因謂曰吾兄非鬼耶何爲而

來兄泣曰我自去人間常屬念親友若瞽者不忘視也
吾今爲冥府吏往往奉使至里中比以幽明異路不可
詣汝今冥官召汝汝可疾赴汝懼辭之不可牽袂而去
行數十里路曠黑不辨汝自念我今死矣然常聞人死
當盡見親友之歿者有表弟武季倫卒且數年與汝善
試呼之果應聲而至相與悲泣汝因問此地何曠黑如
是季倫曰冥途幽晦無日月之光故也又曰吾生時積
罪萬狀茲受戮辱聞兄喚暫來不可久掩泣而別呼親
族中亡歿者數十咸如之多言身被塗炭詞甚悽咽汝

雖前去亦不知止所但常聞妻子兄弟號哭及語音歷
在左右因徧呼其名則如不聞焉久之有一人厲呼曰
平遙縣吏張汶汶既應曰諾又有一人責問平生之過
有幾汶固拒之于是命案椽出汶之籍頃聞案椽稱曰
張汶未合死冥官怒曰未死何召之椽曰張汶兄爲役
已久請以弟代雖未允其請今自召至此冥官怒其兄
曰何爲自召生人不顧吾法卽命囚之而遣汶歸汶謝
而出遂獨行以道路矐晦惶惑且甚俄頃忽見一燭在
數十里外光影極微汶喜曰此燭殆人居乎望影而趨

再生記
可○百○餘○里○覺○其○影○稍○近○迫○而○就○之○乃○見○已○身○偃○臥○于○榻○
室○有○燭○卽○其○影○也○汶○自○是○寤○以○冥○中○所○聞○妻○子○兄○弟○號○
哭○及○議○喪○具○訊○其○家○無○一○異○者○

劉氏子妻

劉氏子者少任俠有膽氣常客遊楚州淮陰縣交遊多
市井惡少鄰人王氏有女求聘之王氏不許後數歲因
飢遂從戎數年後役罷再遊楚鄉與舊友相遇甚歡常
恣遊騁晝事弋獵夕會狹邪因出郭十餘里見一壞墓
棺柩暴露歸而聚飲時夏夜暴雨初止衆人戲曰誰能

以物送至壞冢棺上者劉乘酒恃氣曰我能之衆曰若
審能明日衆置一筵以賞其事乃取一塼同會人列名
于上令生持去餘人飲而待之生獨行夜半至墓月初
上如有物蹲踞棺上諦視之乃一死婦人也生捨塼于
棺背負此尸而歸衆方歡語忽聞生推門如負重之聲
門開直人燈前置尸于地卓然而立面施粉黛髻髮半
披一座絕倒亦有奔走藏伏者生曰此我妻也遂擁尸
致牀同寢衆人驚懼至四更忽覺口鼻微微有氣診視
之卽已蘇矣問所以乃王氏之女因暴疾亡不知何由

至此未明生取水與之洗面濯手整釵髻疾已平復乃聞鄰里相謂云王氏女將嫁暴卒未殮昨夜因雷遂失其尸生乃以告王氏王氏悲喜乃嫁生焉衆咸歎其冥契亦伏生之不懼也

崔涵

後魏菩提寺西域人所立也沙門達多發墓取磚得一人以送時太后與孝武帝在華林堂以爲妖異謂黃門郎徐紇曰上古以來頗有此事不紇曰昔魏時發塚得霍光女婿范明友家奴說漢朝廢立于史書相符此不

足爲異也。后令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食。答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阜財里。死時年十五，今乃二十七，在地下十二年。常似醉臥，無所食。時復遊行，或遇飲食，如夢中不甚辨了。后卽遣門下錄事張雋詣阜財里訪涵父母，果有崔暢。其妻魏雋問暢曰：卿有兒死，不暢曰：有息子涵，年十五而亡。雋曰：爲人所發，今日蘇活，主上在華林園遣我來問。暢聞驚怖曰：實無此子。向者謬言，雋具以實聞。后遣送涵家。暢聞涵至門前，起火手持刃。魏氏把桃杖拒。

之曰汝不須來吾非汝父汝非我子急速去可得無殃
涵遂捨去遊于京師常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黃衣一通
性畏日不仰視天又畏水火及兵刃之屬常走于路疲
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洛陽大市北有奉終里
里內之人多賣送死之具及諸棺槨涵謂曰栢棺勿以
桑木爲椁人問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見發鬼兵有一鬼
稱是栢棺應免兵吏曰爾雖栢棺桑木爲椁遂不免兵
京師聞此栢木湧貴人疑賣棺者教涵故發此言

崔敏殼

博陵崔敏殼性耿直不懼神鬼年十歲時常暴死死十
八年而後活自說被枉追敏殼苦自申理歲餘獲放王
謂敏殼曰汝合却還然屋舍已壞如何敏殼固求還王
曰宜更托生倍與官祿敏殼不肯王難以理屈徘徊久
之敏殼陳訴稱冤王不得已使人至西國求重生藥數
載万還藥至布骨悉皆生肉唯脚心不生骨遂露焉其
後家頻夢敏殼云吾已活遂開棺初有氣養之月餘方
愈敏殼在冥中檢身當得十政刺史遂累求凶闕輕侮
鬼神卒獲無恙其後爲徐州刺史皆不敢居正廳相傳

云項羽故殿也。敏、穀到州，卽勅洒掃視事。數日，忽聞空中大叫曰：我西楚霸王也。崔敏、穀何人敢奪吾所居？敏、穀徐云：鄙哉！項羽生不能與漢高祖西嚮爭天下，死乃與崔敏、穀競一敗屋乎？且王死烏江頭，行萬里，縱有餘靈，何足畏也。乃帖然無聲。其所遂安，後爲華州刺史。華岳祠傍有人，初聞廟中喧呼，及視庭燎，甚盛，兵數百人，陳列受勅云：當與三郎迎婦。又曰：崔使君在州，勿妄不風暴雨，皆云不敢。旣出，遂無所見。

王穆

太原王穆唐至德初爲魯曷部將于南陽戰敗軍馬奔
走穆形貌雄壯馬又奇大賊騎追及以劍自後斫穆頸
殪而隕地筋骨俱斷唯喉尚連初冥然不自覺死至食
頃乃悟而頭在臍上方始心惋旋覺食漏遂以手力扶
頭還附頸須臾復落闕絕如初久之方蘇正頸之後以
髮分繫兩畔乃能起坐心亦茫然不知自免而所乘馬
初不離穆穆方一足踐鏡而左膊髮解頭墜懷中夜後
方蘇復繫髮正首心念馬臥方可得上馬忽橫伏穆前
因得上馬馬亦隨之起載穆東南行穆兩手附兩頰馬

再生記
行四十里，穆麾下散卒十餘人羣行，亦便路求穆見之，扶寄村舍。其地去賊界四十餘里，衆心汹懼，遂載還曼軍。軍城尋爲賊所圍，穆于城中養病二百餘日，方愈。繞項有肉如指頭，竟小偏。

士人甲

晉元帝世有甲者，衣冠族姓，暴病亡，見人將上天詣司命。司命更推校算歷未盡，不應，枉召主者發遣令還甲。尤脚痛不能行，無緣得歸。主者數人共愁相謂曰：甲若不能歸，羽等坐枉人之罪，遂相率具白司命。思之良久。

曰適新召胡人康乙者在西門外此人當遂死其脚甚
健易之彼此無損主者承勅出將易之胡形體甚醜脚
殊可惡甲終不肯主者曰君若不易便長決留此耳不
獲已遂聽之主者令二人並閉目倏忽二人脚已各易
矣仍卽遣之豁然復生具爲家人說發視果是胡脚叢
毛連結且胡臭甲本土愛翫手足而忽得此了不欲見
雖獲更活每惆悵殆欲如死旁人見識此胡者死猶未
殯家近在茄子浦甲親往視胡尸果見其狀著胡體正
當殯歛對之泣胡兒並有至性每節拜兒並悲思馳往

抱甲脚號咷忽行路相逢便攀援啼哭爲此每出入時
恒令人守門以防胡子終身憎穢未嘗悞視雖三伏盛
暑必復重衣無暫露也

冤債志

唐 吳融撰

償債鬼

德宗三年前楊府功曹王勣自冬入選至四月寂無音
書其妻扶風竇氏憂甚召女巫包九娘卜之九娘設香
水訖俄聞空間有一人下九娘曰三郎來看功曹何事
無信早晚合歸經數刻忽空中宛轉而下至九娘喉中
曰阿郎且歸甚平安今日在西市絹行舉錢共四人長
行緣選場用策子被人告所以不得見官五月二十三

日初明愬果歸竇氏甚喜坐訖便問君何故用策子令
選事不成又於某月日西市舉錢共四人長行愬自以
不附書愕然驚異妻遂話女巫之事卽令召巫來曰勿
憂來年必得好官今日西北上有人牽二水牛患脚可
勿爭價買取旬日間應得數倍利至時果有人牽跛牛
過卽以四千買經六七日甚肥壯足亦愈同曲磨家二
牛暴死卒不可市遂以十五千求買初愬宅在慶雲寺
西巫忽曰可速賣此宅如言貨之得錢十五萬又令於
河未暫儻一宅貯一年已來儲然後買竹作粗籠子可

盛五六斗者積之不知其數明年春連帥陳少遊議築
廣陵城取朔舊居給以半價又運土築籠每籠三十文
計資七八萬始於河東買宅神巫不從包九娘而自至
曰某姓孫名思兒寄住巴陵欠包九娘錢今已償足與
之別歸故來辭耳不見形但聞其言竇氏感其所謀留
之且住吾養汝爲兒思兒喜乞作一小紙屋安於堂簷
每食時與少食月餘遇秋風飄雨中夜長歎竇氏乃曰
與汝爲母子何所中外向吾牀頭櫃上安居可乎思兒
又喜竇有二女皆國色是夕移入便問拜兩姊長女好

戲因謂曰姊與爾索一新婦於是紙畫一女及布綵纈思兒曰請如小姊裝其女亦戲曰依爾意其夜言笑如有所對卽云新婦叅二姑姑勗堂妹事韓家住南堰新有分婉二女作繡鞋欲遺之方命青衣裝思兒笑二女問笑何事答曰孫兒一足腫難着繡鞋竇氏始惡之思兒已知更數日乃告辭云且歸巴陵蒙二姊與娶新婦便欲將去乞造一船子長二尺令姊監將香火送至揚子江口幸足矣竇氏從其請二女又與一幅絹畫其夫妻相對送小船上拜別自其去也二女皆若神不足者

二年長女嫁外兄親禮夜卒於帳門以燭照之其形若黃葉小女初嫁亦如其姊

王琪爲舒州刺史有軍吏方某家忽有鬼降自言姓杜年二十廣陵富家子居通泗橋之西前生欠君錢十萬今地府使我爲神償君此債因爲人占禍福多方以家貧告琪求爲一鎮將因問鬼吾所求可得否鬼曰諾吾將問之良久乃至曰必得之其鎮名一字正方他不能識矣旣而得雙港鎮將以爲其言無驗未及之任忽謂方曰適得軍牒軍中令一人來爲雙港鎮將吾今以

宛債志
爾爲皖口鎮將，竟如其言。凡歲餘，鬼忽言曰：「吾還君債，足告別而去。」遂寂然。方後至廣陵，訪得杜氏，問其弟子，云：「吾弟二子頃忽病如癡人，歲餘愈矣。」

許客還債

夷堅志曰：許元惠，卿樂平士人也。其父夢有烏衣客來，語曰：「吾昨貸君錢二百，今以奉還。未及問爲何人及何時所負，而覺。明日思之，殊不能曉。平常畜十餘鴨，是日歸於數外，見一黑色者，小童以爲他人家物，約去之。鴉盤旋愁於旁，墮一卵，乃夫自是歷一月，每日皆然。凡誕

三十卯遂去不至竟不知爲誰氏者計其直恰三百錢
矣

庵僧化葷

徽州城外三里汪朝議家祖父墳庵在焉紹興間招僧
惠洪住持僧但飽食安坐未嘗誦經課念於供事香火
亦極簡畧僅能循循自守不爲它過主家上下皆安之
凡歷歲二十乾道二年病終汪氏葬之於近山原有大
楮樹鬱茂扶疎數月後顛以枯死經雨生菌汪僕牧牛
過之見其肥白光粲采而獻之主人用常法爇治味殊

香甘殆勝於肉。今夕摘盡，明日復然。源源不窮，至於三秋。浸浸聞於外，或持錢來求，輟買悉拒弗與。又畏人盜取，乃設短牆欄護之。鄰人憤嫉，夜踰牆入，將空其根。時楮忽作人言曰：「此非爾所得，食強取之，必受殃災。」我卽昔時庵主也。坐虛受供，施不知慙，愧身沒之後，冥司罰爲苗輩以償。所以肥美者，吾精血所化也。今謫數已足，從此去矣。鄰人駭而退，以告汪汪，猶不信，自往驗之。不復有菌，遂伐以爲薪。

宛債志終

尸婚傳

唐 張訖撰

貞元中范陽盧瑱家水塘妻宏農楊氏其姑王氏早喪
出家隸邑之安養寺瑱宅於寺之扎里有家婢曰小金
年可十五六瑱家貧假食於郡內郭西堰去其宅數
十步每令小金於堰主事嘗有一婦人不知何來年可
四十餘著瑟瑟裙蓬髮曳漆履直詣小金坐自言姓朱
第十二久之而去如是數日時天寒小金爇火以燎須
臾婦人至顧見牀下炭怒謂小金曰有炭而爇烟薰我

何也。足踏火火卽滅以手批小金，小金絕倒於地。小金有幼弟在傍，大駭馳報於家。人至已失婦人，而小金瞑去。殭睡，命巫人祝之，良久方醒。具陳其事，後數日婦人至，抱一物如狸狀，而尖觜，捲尾，屋類犬身，坳似虎。謂小金曰：何不食我貓兒？復叱之。小金又倒，火亦撲滅。家人奔至，又祝之，隨愈。自此不令之，堰後數日，令小金引船於寺迎外姑。船至寺門外，寺殿後有一塔，小金忽見塔下有車馬，朱紫甚盛，竚立觀之，卽覺身不自制，須臾車馬出左右，辟易。小金遂倒，見一紫衣人策馬問小

金何人旁有一人對答一人舉扶唱上不令損紫衣者
駐馬促後騎曰可速行莫冷他筵饌小金問旁人曰行
何適人曰過大雲寺寺主家耳須臾車馬過盡其院中
人來方見小金倒於堦上後驚異載歸祀醮之而醒是
夕冬至除夜盧家方脩案盛之具其婦鬼倏閃於牖戶
之間以其聞不得入盧生以二虎目繫小金左右臂夜
久家人怠寢婦人忽曳小金驚叫婦人怒曰作餅子何
不啖我家人驚起小金乃醒而左臂失一虎目忽窗外
卽言還你遂擲窗有声燭之果得後數日視之帛裹乾

茄子不復虎目矣。冬至方旦，有女巫來坐，詔其事未畢而婦人來。小金卽瞑然，其女巫甚懼，方食遂筴一枚，餽餽置口，限上祝之。於時小金笑曰：笑朱十二喫餽餽，以兩手拒地，合面於餽餽上吸之。盧生以古鏡照之，小金遂泣言：朱十二母在鹽官，若得一頓餽餽及顧船錢，則不復來。盧生如言，方焚。少時已見婦人背上負水而去。小金遂釋然，居有間，小金母先患風疾不能言，忽於厨中應諾，便入房切切然語出大門，良久，搥衣濶步而人。若人騎馬狀，直至堂而拜曰：花容起居其家，大驚花

容卽楊氏家舊婢死來十餘年語聲行動酷似之乃問
花容何得來答曰楊郎傳語娘子別久好在要小金母
子故遣來取楊郎盧生舅也盧生具言不可狀受語出
門久之復命曰楊郎傳語急作紙人代之依言剪人題
其名字焚之又言楊郎在安養寺塔上與楊二郎雙陸
問楊二郎何人答曰神人也又有木下三郎亦在其中
又問小金前見車馬何人曰精魅耳又問婦人何鬼曰
本是東隣吳家阿嫂朱氏平生苦毒割作蛇身今在天
竺寺楮樹中有穴久而能變化精靈故化作婦人又問

既見蛇身，如何得衣裝著。答曰：向某家採中偷來。又問前抱來者是何物。言野狸，遂辭去。卽酌一杯令飲，飲訖更請一杯與門前鑊入。問鑊入是何人。云是楊二郎。下行官又問楊二郎出入如此，人遇之皆禍。否。答曰：如它楊二郎等神物出入如風如雨，在虛中下視人如螻蟻，然命衰者則自禍耳。他亦無意焉。言訖而去。至門方醒，醒後問之皆不知也。後小金夜夢一老人騎大獅子，如文殊所乘，毛彩奮迅不可視。旁有二崑崙奴操轡。老人謂小金曰：吾聞爾被鬼物纏繞，故萬里來救汝。是衰厄

之年故鬼點爾作客去以取錢應點而已渠亦自得錢
汝若不值錢來至四月當被作上戶汝則不免死矣汝
於某日拾得繡佛子否小金曰然汝看此樣繡取七軀
佛子七口幡子言訖又曰作八口吾誤言耳又截頭髮
少許贖香供養之其厄則除小金曰受教矣今苦腰背
痛不可忍慈悲爲除之老人曰易耳卽令崑崙奴向前
令展手便於手掌摩指指如黑漆染於背上點二灸處
小金方醒具說其事卽造佛及幡視背上信有二點處
遂灸之背痛立愈盧項秉志剛直不信其事又罵之曰

焉有聖賢來救。婢此必鬼耳。其夜又夢老人曰：吾家

爾疾危，是以來救汝。愚郎主却喚我作鬼，吾亦不計。汝至四月，必作土戶。三月未當出杭州界以避之。夫鬼神所部州縣各異，亦猶人有逃戶。小金曰：於餘杭可乎？老人曰：餘杭亦杭州耳，何益也。曰：嘉興可乎？老人曰：可。又曰：汝於嘉興投誰家？答曰：某家有親，欲投之。老人曰：某家是孝，汝今避鬼還投鬼家，何益也。凡孝有靈，筮神道交通，便知汝所在。汝投吉人家則可矣。又臨發時，脫汝所愛惜衣一事，剪去，身留領縫襟帶，餘處盡去之。縛一

草人衣之著宅之陰闇處汝則易衣潛去也小金曰諾
因言前疾皆獲愈今尙苦腰痛老人曰吾前不除爾腰
者令爾知有我耳汝今欲除之耶復於崑崙手掌中研
黑點腰間一處而去悟而驗之信有點跡便灸之又差
其後婦人亦不來矣至三月盡如言潛之嘉興自後無
事

李咸

太原王容與姨弟趙郡李咸居相衛間永泰中有故之
荆襄假公行乘傳次鄧州夜宿郵之廳時夏月二人各

據一床於東西間，僕隸息外舍，二人相與言論，將夕各罷息。而王生竊不得寢，三更後，雲月朦朧，而王卧視庭木蔭，字蕭蕭然，忽見厨屏間有一婦人窺覘去而復還者，再三須臾，出半身綠裙紅衫，素顏奪目，時又竊見李生起坐，招手以挑之，王生謂李昔日有契，又必謂婦人是驛吏之妻，王生乃佯寐以窺其變，俄而李子起就婦人於屏間，語切切然，久之遂攜手大門外，王生潛行陰處遙覘之，二人俱坐言笑，殊狎，須臾見李獨歸，行甚急，婦人在外屏立以待，李入厨取燭，開出書，奇顏色，悽悽。

取紙筆作書，又取衣物等皆緘題之。王生竊見之，直謂封衣以遺婦人，輒不忍驚，伺其睡，乃擬掩執封衣，置牀上，却出。顧王生且睡，遂出屏，與婦人語久之，把被俱入下廳。偏院院中有堂堂，有牀帳，既入，食頃，王生自度曰：我往襲之，必同私狎，乃持所臥枕，往潛欲驚之。比至入簾，正見李生卧於牀，而婦人以披帛絞李之頸，咯咯然垂死。婦人白面長三尺餘，不見面目，下按悉力以勒之。王生倉卒驚叫，因以枕投之不中。婦人遂走，王生乘勢奔逐，直入西北隅厨屋中，據床坐，頭及屋梁久之，方

滅童隸聞呼聲悉起見李生斃七竅流血獨心稍煖耳
方爲招魂將養及明而蘇王生取所封書開視之乃是
寄書與家人敘訣以衣物爲信念不陳所往但詞句鄭
重讀之惻愴及李生能言問之都不省記但言髣髴夢
一麗人相誘去耳驛之故吏云舊傳廁有神先天中已
曾殺一客使此事王容逢人則說勸人夜不令獨寐

張庚

張庚舉進士元和十三年居長安昇道里南街十一月
八日夜僕夫他宿獨庚在月下忽聞異香滿院方驚異

俄聞履聲漸近，庾屣履，咏之數。青衣年十八九，豔美無
敵，推門而入，曰：步月逐勝，不必樂遊原，只此院小臺，藤
架可矣。引少女七八人，容色皆艷絕，服飾華麗，宛若
豪家。庾走避壺中，垂簾望之。諸女徐行，直詣藤下，須臾
陳設牀榻，雕盤玉樽，盃杓皆奇物。八人環坐，青衣執樂
者十人，執拍板立者二人，左右侍立者十人，綵管方吹，
坐上一人曰：不告主人，遂欲張樂，得無慢乎？既是衣冠，
邀來同歡可也。因命一青衣傳語曰：姊妹步月，偶人貴
院酒食，絲竹輒以自樂，秀才能暫出爲主否？夜深計已

脫冠紗巾而來，可稱疎野。庾聞青衣受命，畏其來也，乃閉門拒之。青衣扣門，庾不應，推不何開，遽走復命。一女曰：吾輩同歡，人不敢與。旣入其門，不召亦合來謁。閉門塞戶，羞見吾徒，呼旣不來，何煩更召。於是二人執樽，一人糺司，酒旣巡行，絲竹合奏，殺饌芳珍，音曲清亮。庾思此坊南街，盡是墟墓，絕無人住，謂從坊中出，則坊門已閉。若非妖狐，乃是鬼物。今吾尙未惑，可以逐之。少頃見迷，何能自悟。於是潛取檯床石，徐開門突出，望塵而擊。正中臺盤紛然而散，庾逐之，奪得一盞，以衣裹之。及明

視之乃一白角蓋奇不可名院中香氣數日不歇蓋鑊
於櫃中親明遠者莫不傳視竟不能辨其所自後十餘
日轉觀數次忽墮地遂不復見庚明年進士上第

尸媚傳終